

即将破局

胜算²

何常在  著

局势胶着时，控局、破局更需大智慧。
和高手过招，任何一丝松懈都能致命。

政商圈子瞬息万变，朋友是暂时的，对手是永恒的。
懂借势，用对人，布好局，才能办成事。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胜算²

何常在◎著

局势胶着时，控局、破局更需大智慧。
和高手过招，任何一丝松懈都能致命。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胜算. 2 / 何常在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
2014. 12

ISBN 978-7-5059-9468-3

I. ①胜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3443 号

胜算. 2

作 者: 何常在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朱彦玲

复 审 人: 刘 旭

责任编辑: 王 萌

责任校对: 张艳婷

封面设计: 高崎设计

责任印制: 周 欣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37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 - mail: clap@clapnet.cn

wangm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

1/16

字 数: 450 千字

印 张: 27

版 次: 201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59-9468-3

定 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01 第一次握手 / 001

关得不敢确定花流年和木锦年之间的冲突是真是假，而花流年的提议是陷阱还是无心一说，他也不好说。现在他和花流年之间隔了木锦年和毕问天，在一起吃饭或是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还行，共事的话，就不行了。

02 摆起八仙桌，招待四方客 / 036

没想到，迎接何爷到来这件小事也能节外生枝，发生恶狗挡道的意外。关得心中多少明白几分，眼前的纪度，故意挡路，即使没有毕问天的指使，也肯定得到了毕问天的暗示或是默许。再抬头一看，见一旁的女孩站直了身子，眯着眼睛朝他微笑，一笑，就露出了两个酒窝和一对虎牙，既可爱又顽皮。

03 人间自古各悲欢 / 071

关得心中喟叹一声，碧悠是在弄险，她一是不甘心，对早年被遗弃的命运耿耿于怀，二是不满足，见本该属于自己的庞大家产却不能落到自己手中一分，心生怨恨。虽说有人喜欢富贵险中求的赌博，关得却还是喜欢平稳推进的人生，况且碧悠没有见识过多少人心险恶，她和父母过招，最终赌输了怎么办？

04 一得一失，天壤之别 / 106

有一类人就是广交天下朋友，而且从来不与人交恶，虽说失之于圆滑，却也是左右逢源的一种人生态度。关得心里有数了，相信即使赵苏波和赵乘风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，至少也是可以坐下一起谈谈的友好。

05 改变局面的一块板砖 / 142

月国梁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身子晃了一晃，险些没摔倒在地，他才知道，原来关得对他的重要性以及他对关得的感情，比他想象中还要多很多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关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，已经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，成为他生活和事业上的双重参谋。

06 鬼门关里走一遭 / 177

与此同时，关得眼前如电影一般将他二十多年的人生岁月一一全部闪现。不管是小时候偷了一个苹果的小事，还是做生意失败时痛不欲生的大事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一幕幕，清晰无比又真实无比，事无巨细，全无遗漏，丝毫不差地将他的人生如倒带一样重播了一遍。

07 不撞南墙不回头 / 213

其实当时在树上倒挂的时候，关得也不是没有想到祸福相依的道理，也想到了否极泰来、苦尽甘来，或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等逆境转好的可能。人生就如起伏的波涛和转动的车轮，有时在波峰，有时在谷底，有时在轮子的上方，有时在轮子的下方，不会永远一帆风顺，也不会永远逆风。

08 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商 / 241

怪事，咄咄怪事，以他现在对周围环境敏锐的察觉能力，一般人近身到他的周围三米之内，他就能有所感觉。而现在，一个年约六旬上下的老者不动如山地坐在他对面一米开外的椅子上，他不但丝毫没有察觉，而且连对方什么时候走近什么时候坐下都全然不知。

09 好心未必会办好事 / 283

父母的下落，一直是关得心中的痛，也是他的心结。虽然他不如碧悠一样对父母耿耿于怀，恨大于牵挂，但身为儿子，还是想见到父母，更想当面问问父母，当年为何离他而去？继母到底是不是他们离去的罪魁祸首？

10 琢磨人和琢磨事 / 318

估计斯文禽兽也没有想到花流年出手这么快下手这么狠，他一愣神的工夫，花流年纤纤素指上的指甲就已经划到了脸上。他本能地向后一仰，想要躲开，不料花流年也是下了狠心，使出全力，还向前猛然一扑，结果他没有完全躲开，被花流年的两根指甲划在了脸上。

11 世界很大，人心很小 / 353

月清影也没有想到秋游会说她和关得合适，也愣了，抬头一脸疑惑地看了秋游一眼，脸上只有疑问和震惊，却没有一丝娇羞。她心中早就认定她和关得合适了，或者说，关得是她心中唯一的人选，嫁给关得，是她人生之中最期待的大事之一，她才不会对任何人说她和关得是天生一对而感到羞涩。

12 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 / 389

回到碧天大厦，碧悠重组董事会以及调整管理层等事，还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之中。重组董事会后，关得的名字也赫然位列其中，算上碧悠赠送他的百分之十的股份，再加上他收购的百分之十的股份，关得以百分之十一的股份成为碧天集团仅次于碧悠的第二大股东。

01 第一次握手

关得不敢确定花流年和木锦年之间的冲突是真是假，而花流年的提议是陷阱还是无心一说，他也不好说。现在他和花流年之间隔了木锦年和毕问天，在一起吃饭或是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还行，共事的话，就不行了。

重中之重

人事调整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，谁都想在重要位置和关键岗位上安排自己的人，以后说话办事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，出行才能达到一呼百应的风光。卢杰俊要大规模地进行人事调整，必须要轮换许多岗位，月国梁此时就可以借机安排自己人上位了。

关得也没有过多和月清影解释，聊了几句，约好在舍得古玩行见面，就挂了电话。

月清影为他配的专车放在石门，暂时归秋曲了，关得现在又成了无车一族，就来到一碗香向碧悠借车。不料让他吃惊的是，碧悠人和车都不在。

一问才知道，碧悠开车出门了，说是去了石门。

关得可是吃惊不小，碧悠出门，怎么也不和他说一声，忙打了碧悠的手机。几声过后，手机接通了，碧悠上来就说：“你别骂我好不好，我就是想先到石门和他们见个面，先接触一下。我知道你不太赞成我冒险，可是我还是想试一试……”

“算了，你都走了，我还能说你什么？”关得叹息一声，也知道碧悠不辞而别的用意就是怕他拦她，同时也证明他的话在她的心目中分量很重。他只

好嘱咐道，“一路小心，到了石门，报个平安。”

“我保证一到石门就打电话。”碧悠听话得像个孩子，“领导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关得无奈地笑了一声：“没有了，你去了石门，顺道考察一下石门的饮食业，为你的一碗香分店能开到石门，做做前期工作。”

没车开了，关得只好打车到了古玩行。

古玩行交给崔民强经营后，别说月清影来得极少，就连他也有一周左右没露上一面了。不是他偷懒，实在是事情太多，脱不开身。不过有崔民强照看古玩行，古玩行的生意蒸蒸日上，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地方。

崔民强的人品绝对可靠，能力也有，而古玩行又是不需要开拓市场的行业，崔民强凭一人之力就足以挑起古玩行的大梁了。

关得今天本来想先去精诚玉器行，玉器行换了地方，已经装修完毕并重新开张营业了。虽然搬迁损失了部分人气，但也迎来了新的机遇，他对玉器行的前景继续看好。不过在和月清影通话之后，关得知道古玩行即将面临成立以来最大的机遇，不能马虎，就立刻改变了主意，决定先来古玩行和月清影碰面商议一下。

关得到的时候，月清影已经到了。她没进门，下了车，在车旁等关得。

崔民强一脸笑容迎了出来，冲月清影点头哈腰：“董事长。”又冲关得点头笑道：“关总。”

正经之后，他又露出了本性，嬉皮笑脸地冲关得小声说道：“大嫂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重要指示精神？”也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，说话声音大了一些，月清影在一旁听到了。

月清影脸一红，神情之间微露不悦之色，说道：“关得，我们到办公室去谈。”言外之意，就是让崔民强先不要跟进来。

关得笑了笑，他知道月清影的脾气，稍不高兴就会写在脸上，也不以为意，暗示崔民强以后少在月清影面前嬉皮笑脸，就随月清影上了楼。

“崔民强工作能力有，办事也挺可靠，就是有时爱乱说话。”月清影表达了她的不满，“你告诉我，大嫂是什么意思？”

关得装傻：“什么大嫂，我没听到他说什么。刚才我在想怎样利用单城

近十几年来最大的一次人事调整，让舍得古玩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。我想的都是大事，没有留意崔民强的话。”

“算了，你不说就算了。”月清影知道关得要赖，也没过于追究此事，她坐下说道，“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舍得古玩行二楼是一间不算大的办公室，装修也一般，主要是因为月清影和关得平常不来。关得坐在沙发上，环顾墙壁上的字画，基本上都是赝品，真品才不舍得挂在墙上被岁月风化。

“卢书记在任期最后要大规模调整区县的领导班子，虽然这是每任市委书记的必经之路，但他选择的时机很好，甚至可以说恰到好处。现在正是沈新前途不定并且受到一定程度冲击的最好时机，风声一传出去，原先许多想通过沈新的渠道升迁的区县领导，就会改变主意，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来打通卢杰俊的渠道。卢杰俊可不比沈新，沈新一副商人嘴脸，而卢书记有文化，喜好字画和古玩。如此一来，舍得古玩行就成了无数大小官员的中转站了……”

“就是说，可以趁机赚上了一笔了？”月清影总算听明白了。

“何止赚上一笔，是一大笔。这一次动作幅度很大，就我旁敲侧击收到的消息，仔细分析之下，卢书记是想要调整大部分区县的一二把手。这样一来，闻风而动的至少是上百人。哪怕只有 1/3 的人想从古玩行中转一下，也要有三四十人的规模。想想看，保守估计，每人收取 10 万的佣金，是什么概念？”

月清影不懂官场中的调动是多大的事情，她想了想：“单城一共才十几个区县，哪里有上百个位置？你是不是骗我玩呀？”

关得笑了：“我闲着干嘛骗你玩？位置是有限的，但人心的欲望是无限的。一个位置，有资格去抢的就会有七个人，不够资格也想争上一争的，也有五六人，加在一起，围绕一个位子背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，少说也有十五六人。我说会有上百人闻风而动，那还是保守估计。”

月清影眼睛亮了：“太好了，现在滨盛到处缺钱，赚上一笔，正好派上了用场。”

关得点头说道：“清影，我有一个想法要和你商量一下，等人事调整过

后，我建议将古玩行转让出去，从此一心经营滨盛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月清影不解，“古玩行赚钱来得快，转让了多可惜。”

“古玩行来钱是快，但介入了人事调整之中，成了官员之间送礼的中转站，会间接影响到今后的运势。赚的钱虽然不能说是不义之财，但多少有点不清不白，万一无能之辈因为古玩行的中转送礼而被提拔上去，古玩行就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了。所以，只此赚上最后一笔，为了长远大计，还是转让或关闭为上策。”

月清影有些不舍，不过还是听从了关得的建议：“好吧，听你的，我相信你的眼光。虽然我是董事长，你是总经理，但实际上现在不管什么事情，都是你说了算。我看干脆什么时候，你直接董事长、总经理一肩挑算了，我也落个省心。”

“现在不行。”关得知道月清影是真心想让他挑了重担，他也没有谦虚，在月清影面前没有必要假装，“时机还不成熟，时机成熟时，就算你不让位，我也会提醒你。清影，你只需要记住一点，我不管怎么做，都是为了滨盛的利益，都是为了月伯伯的路子更加宽广。”

“我相信你。”月清影柔情无限地看向关得，“如果你不让我等那么久，你就更完美了。”

“咳咳……”关得差点呛了一下，忙尴尬地转移了话题，“接下来我会让民强在近期做好各项工作，准备迎接第一波大潮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要和你说一下，碧悠去石门了。”

关得简单地说了一说碧悠的事情。

月清影听了不由愕然，她虽是副市长的千金，但生活圈子小，还真没听说过生活中有这么离奇的事情，她张大了嘴巴：“碧悠还真去了石门？她到底是贪图家族的财产还是为了报复？我觉得碧悠没那么单纯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，不动心才怪。几个亿，乖乖，要是我也会好好地想一想。”

关得笑了：“你是希望碧悠为了几个亿而嫁人，还是不希望？”

“她怎么选择是她的事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和她又不熟。”月清影嘴硬，不肯说实话，其实她心里却是巴不得碧悠就是一个贪图钱财的小女人。碧悠嫁人，她的竞争对手就少了一个，而且直觉告诉她，碧悠比秋曲的竞争力还强。

关得摇头一笑，不再讨论碧悠的话题，说道：“晚上我和赵苏波的饭局，你也参加吧。”

两人又商量了一下下一步的主要方向，滨盛的资金不足以支撑省视台家属院项目，光是进场就需要近千万的启动资金，必须贷款。月清影说，孟庆文正在帮忙跑贷款程序，贷款跑到之后，孟庆文就外放了。

孟庆文跟了月国梁好几年了，一直忠心耿耿，在月国梁最低谷的时候不二心，在月国梁人气大旺的时候也不张扬，确实是一个合格的好秘书。但再好的秘书也不想总是甘居人后，也需要外放之后有自己的一方天地。估计月国梁也是想借卢杰俊人事调整的东风，为孟庆文安排一个好位置。

眼见时间差不多了，关得还要去一趟玉器行，月清影先去忙她的事情了。关得又和崔民强说了一会儿话，他下一步要带于天凯去石门的办事处，等古玩行转让之后，崔民强也会去石门和他一起打天下。

“怎么样，想不想去石门？”

“得哥去哪里，我跟到哪里。”

“你走了，黄素琴怎么办？”

“黄素琴是谁？”崔民强装得挺像，眨眨眼睛，好像真不认识黄素琴一样。

“行了，别装大尾巴狼了。”关得笑骂一句，“真要觉得人家姑娘不错，就别光暧昧不挑明了，该确立关系就确立了，耽误别人青春就不是男人了。”

“不是，得哥，我是还没有拿定主意。黄素琴人是不错，工作也好，都说娶个护士就一下上升到省部级待遇，算是有专职护士了。我跟黄素琴在一起，一点儿也没有觉得待遇提高多少，反而总是被她吵得脑袋疼。我也知道她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可是有时候她的嘴巴也太厉害了一点，简直就是刀刀催人老，刀刀伤人心。伤心了是能恢复，过后就好了，但就和钉子钉进木头是一样的道理，钉子可以再拔出来，但木头上的伤痕却是永远留下了。”

没想到崔民强还讲了一番道理，关得想了想，说道：“好吧，我有时间和黄素琴谈一谈。如果她能改一改她的心直口快的习惯，你们就处一处，不能的话，我也不管了。”

“还是得哥了解我。”崔民强嘿嘿一笑，“我不急，感情上的事情，有缘

就会来，无缘也强求不来。再说得哥不急着结婚，我急什么？30岁之前或是得哥没有成家之前，我坚决不抢先。”

关得哈哈一笑：“我先走了，去一趟玉器行。”

没车是不方便，关得打车到了精诚玉器行，见门面焕然一新，已经和原先的锦年玉器行没有丝毫关系了，不但装修风格截然不同，就连布局也完全是关得的风格了。

甚至店员都换了七七八八，原先的旧人，已经所剩无几，木锦年想利用玉器行来破坏关得运势的计谋，至此已经完全被他破解了。

曾伟贤见关得前来视察工作，高兴地迎了出来：“得哥，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”

“还好，工程进度挺快，伟贤辛苦了。”

“辛苦什么，都是该做的事情。”

关得说道：“你想个办法和流年玉器行的常小妹接触上，条件成熟时，让她来我们这里工作。”

“好的，我记下了。”

“古玩行以后可能会转让出去，但玉器行我想留下。所以伟贤你任务很艰巨，不但要重新打开市场，还要想法让精诚玉器行发展壮大，最好能和流年玉器行一样，多开几家分店。”关得说出了心中所想，下一步整合产业，一部分转移到石门，一部分继续在单城生根发芽，他心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脉络。

“好，我会努力的，请得哥放心。”

曾伟贤的为人比崔民强和于天凯更让关得放心。关得留下玉器行不是出于私心为自己留一条后路，而是想借玉器行让曾伟贤在两三年的时间磨炼出独当一面的能力，以后他会重用曾伟贤。

未雨绸缪

虽然关得并不敢确认他第二阶段的命运转折已经顺利完成，在没有得到何爷的确认之前，他不会自己得出结论。他的命运转折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

是事业上的转折，另一部分是相师境界上的转折。事业的转折他基本上可以认定差不多完成了大部分，而相师境界上的转折，显然没有丝毫进展。

纵然不为了他能够更进一层突破眼下的境界，好看清正厅以上级别官员的格局，也要为了何爷的劫难着想。如果他一直陷在相师境界中无法突破，那么他要在四年之内突破运师境界达到命师的高度，就只能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。

如果他达不到命师的高度，到时何爷大限来临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何爷离去，那将是何等的人间悲剧。父母给予他第一次生命，而何爷则赋予了他第二次重生。现在的他对何爷的感情之深，或许连他自己都无法体会。

关得在前往在人间的路上还一直在想，毕问天比何爷的大限还要早，而四处忙碌不停的他似乎并没有将大限放在心上，难道他有了应对的方法？不应该，何爷说了，劫难一次比一次严重，人力无法与之抗衡，就如大病一样，再好的医院也只能治疗不死的病，必死之病，无药可救。

正不得其解时，电话响了，一看来电，关得不由笑了，是花流年。

说来花流年有很长时间没有来过电话了，关得也察觉到花流年最近有意和他疏远了许多，或许是他的玉器行生意兴隆刺激到了花流年。

“花姐，怎么想起我了？最近可是好长时间没有你的消息了。”关得呵呵一笑，语气很亲切。

“哟，你现在成了大忙人，我可不敢打扰你，怕误了你的大事。听说你回了单城，我才鼓足勇气打了一个电话，就是想约你吃个饭。”花流年说话比以前客气多了，客气之中还有一丝酸溜溜的味道，“怎么样关总，赏不赏脸？”

“吃饭没问题，我请花姐也行，主要是看时间，今天晚上不行，我有安排了。”相比木锦年的虚伪，关得其实更喜欢花流年的性情流露，高兴或不高兴，直截了当，不拐弯抹角。所以他也直来直去，没隐瞒什么：“晚上和赵苏波有个饭局。”

“苏波呀，没问题，我也可以参加，都认识。再说我也正好有事要和苏波说……”花流年咯咯地笑了，“主要看你了，你是不是方便？”

关得就不好再拒绝了：“好吧，我正好路过你的玉器行，你在不？”

“在呢，在呢。”花流年急不可耐地招呼关得。

关得就在中途下了车，一抬头，发现流年玉器行也重新装修了门面，不由暗暗一笑，才走两步，花流年已经一阵风一样从楼上下来了。

一身盛装打扮的花流年如同一棵在秋天硕果累累的果树，她身上挂满了首饰，胸前一长串玉链，还有大大的耳环以及夸张的手镯，乍一看，差点让关得不认识了。

“怎么了花姐，这装扮太新潮了，走到大街你不开口，我都不敢认了。”关得开了个玩笑。

“你是欣赏呢还是贬低？”花流年伸开胳膊，在关得面前转了一个圈，自我陶醉地说道，“我请形象设计师专门为我设计的新形象，说是可以招财进宝，花了我好几千块。”

关得忍住笑，什么形象设计师，根本就是胡闹设计师，让花流年打扮成这副尊容，完全就是害人。他不好点破，只好说道：“略有欣赏之意。”

“不欣赏就是不欣赏了，还略有欣赏之意？说话真含蓄。”花流年扫了关得身后一眼，“怎么没开车？”

“我就是蹭你的车来了。”关得笑笑，随花流年上车，“最近还好？”

“好，好得不得了。”花流年发动了汽车，“我想转行了，不想做玉了，太累，风险太大。前几天我想请木锦年和我一起去缅甸赌玉，好歹他有两把刷子，是毕爷的关门弟子，你猜怎么着？他说他不去，没时间。气得我差点当场和他绝交……”

关得嘿嘿一笑，没接花流年的话，花流年这是想打他的主意，想借他的一双相师之眼陪她去赌玉，她还真会想。不过关得还真没有想过用他的相师之眼去赌玉会是什么情景，转念一想，也许真有收获也未可知。上次他在欣赏极品翡翠时，似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，就是说，如果一块玉料之中有极品玉器的话，他说不定还真能有感应。

关得不敢确定花流年和木锦年之间的冲突是真是假，而花流年的提议是陷阱还是无心一说，他也不好说。现在他和花流年之间隔了木锦年和毕问天，在一起吃饭或是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还行，共事的话，就不行了。

车一路疾驶，一路上，花流年的话就没有停过，一会儿说到她也想进军

房地产行业，一会儿又说她上了木锦年的贼船，毕问天什么也没有教她，她空顶了一个弟子之名，还要事事听从他的安排，凭什么？而木锦年的旅游公司已经开始步入了正轨，赚到了第一笔，为什么不让她和木锦年合股创办旅游公司？为什么未来只安排木锦年向留学、移民中介等业务上发展，又没她什么事儿？

不公平，完全不公平，她等于是被彻底抛弃了。

“你不知道关得，木锦年的旅游公司打着对外旅游的旗号，其实从事的不是旅游业务。不对，应该说不是完全以对外旅游为主，而是借着对外旅游的名义，替某些人向国外转移资金，赚的都是不义之财。以后他还要向留学、移民中介业务上面发展，就是一边帮某些人转移资金，一边暗中为他们办理移民……”花流年滔滔不绝地将木锦年今后的打算全部说了出来，也不知她是真的没心眼儿还是有意透露。

关得听了，暗暗皱眉，他还真不知道木锦年的打算原来如此深远，而且他以前也没有深想木锦年转行从事旅游业有什么用意，现在算是明白了，走的路数和古玩行大同小异。而且与古玩行只当桥梁不同的是，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。

也更有危害性。

关得只听不说，任由花流年说个不停。花流年发了一顿牢骚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怪事了，我应该和你是对立面才对，怎么有什么事情还愿意和你说？而且和你说了后，心里舒畅了不少，我是不是有病？”

关得呵呵地笑了：“有事情闷在心里会难受，说出来会好许多。有话说，拿出快乐来分享，就有了双倍快乐；拿出悲伤来分担，就只剩下了一半悲伤。”

“关兄弟可真会说话，比木锦年那个木头人强多了。”花流年开心地大笑，“要不是我比你大几岁，我都要爱上你了。”

“可别，花姐，我们之间要永远保持纯洁的友谊关系，友谊万岁。”关得忙说。

“瞧把你吓的，花姐就这么没魅力？再说了，花姐又不是要死要活的性格，又不会缠上你。”花流年媚眼横飞。

关得叫了暂停：“换个话题，不谈男女关系了，说说你以后的事业。”

花流年腾出一只手，托了托自己的胸：“我的事业线好像不够深，以后的发展，我自己都不太看好。你帮我指一条明路，行不行？”

关得用手向前一指：“到了。”

是到了，不过不是明路，是到了在人间。花流年见关得避而不答，不由气恼，就来了一脚急刹车。关得一不留神，差点撞到头。

下车后，却发现赵苏波已经早到了一步，而且还特意在门前等候，礼遇十足。关得忙上前一步，客气地说道：“不好意思晚来一步，让赵总久等了。”

赵苏波的目光在花流年的身上一闪而过，脸上的表情几乎没什么变化，他呵呵一笑：“我是闲人，有的是时间，所以就提前来了。关总怎么和花总一起来了？”

“正好接到花总电话，让我请客，我说明天，她说就今晚，女士有优先权，就一起来了。”关得看似随意的解释，其实暗示了花流年非要请自来的事实。不过他对赵苏波的闲人一说暗暗留意，赵苏波可不是随口一说，必有用意，而且今天的饭局，怕是也有玄机。

赵苏波笑道：“人多了热闹，走，一起进去。”

花流年却不和赵苏波说话，只一点头，神情之间还微有拘谨之色，倒让关得好生奇怪。以花流年的性格，她何曾怕过谁？连沈伟强她都敢勾引，还会怕赵苏波？

到了里面，有人一路引领来到芳草亭，芳草亭是在人间的贵宾间，位于在人间位置最通透、景色最优美的林间，背朝果林，面朝池塘，极具情调。

月清影等候在芳草亭中。

一见花流年，月清影脸色就变了，好在关得及时使了眼色，她才按捺住不快，迎接几人入亭，说道：“今天我安排了在人间最有特色的几道菜，各位的点菜权被剥夺了，不好意思。”

赵苏波摆手说道：“客随主便，再说吃的不是饭，是交情。”

花流年还是不说话，神情很不自然，关得就更奇怪了，既然见到赵苏波不自在，何苦非要来见？又一想不由恍然大悟，难不成花流年爱上赵苏波了？